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大象文藝出版社

春衣迷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

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章衣萍

大象出版社



了一会，她又说：‘不行！木匠李哪里来的一百块钱哪？可怜的人！他赚来的钱一个月也只有十七八元。他家里有年老的五十岁的妈妈，是靠他养的。还有一个弟弟，他自己因为不识字，吃苦够了，所以现在拿出钱来替他的弟弟读书。太太，你想，他还剩得下钱么？唉！真是命苦！’说了，她只是流泪。

“芸儿，我那时也想帮助她，但是从你爹爹不在世以后，我们手头也紧。没有法子，只有眼睁睁地瞧着阿莲受苦。”

夜色从窗上袭进来，房中顿觉朦胧黑暗。从朦胧黑暗里望着妈妈的脸，也十分严肃凄惨，没有寻常的可爱，温和了。

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怕！你叫赵妈点上灯儿，再告诉我阿莲和木匠李怎样埋着的。”

赵妈点起了洋灯，房里虽然充满灯光，然而我眼前的灯光是灰绿的，似乎黑暗中有阿莲的幽灵在窃听，我觉得震颤而且恐怖。

“吃过晚饭再说罢，芸儿。”

“不，你不说完，我吃不下饭。”

于是妈妈又带着愁苦的神气说下去了：

“从那天后，阿莲一连几天没有到我家里来。我心里正奇怪呢，本来要想到大伯家去看看她的，刚巧你的舅母来玩了，在这里住了几天，所以没有工夫出去。

“那知道事情变得真快！过了两天，一早，赵妈出去买菜回来，说是昨晚阿莲同木匠李都已经活埋掉了，就埋在后山的坟地上。

“怎样埋掉的，那时大家都不十分知道。

“后来，你那凶恶的二叔母来，这次埋人的事，她是



亲身参加的，所以说得十分清楚！

“她说：‘阿莲那丫头，早就该死了！……我瞧见她一双大脚，跑来跑去的，早知不是好东西！亏得老大和大嫂还想她生儿子。乌龟子，生下来也不过是败家精，要他干什么！……偏偏又小产了！乌龟子，小产了也好！……老大真傻！还埋怨大嫂！……大嫂也傻！她骂阿莲，阿莲回嘴，她就没有法子了，自己气得三天不吃饭。……是我点破她的，她要不把阿莲弄掉，将来总要吃她的苦。……你看，阿莲肚里装着乌龟子的时候，老大待她多好！……偏偏这鬼丫头也是不到头上不知死！还要把野老公留在家里，夜夜享清福。……哼！让他们两只小狗永远享清福去罢！……大嫂一封信去，老大连夜赶来，从床上捉起，赤条条的，大家打了一顿，我也使劲捻了他们几下。……你想，那样破坏家风的丫头，不该捻么？……后来打得半死半活的，就抬到后山埋掉了。……也够受的！就在后山山坞上，掘了一个深深的坑，先放了许多荆棘在地坑里面，把赤条条的他们俩儿丢下去，堆上许多石块，石块上盖了一层泥土，泥土上又盖上许多石块，石块上又盖上一层泥土，他们一对小狗就永远在那深坑里住着。……也好，让他们永远去做鬼夫妻罢。……’

“她说得眉飞色舞地，十分有兴致，我的头却痛得抬不起来了。唉，芸儿！”妈妈说完，悲惨地站起，到厨房里去瞧做菜去了。

呵，小宝宝，今儿晚饭，虽然弄了许多好吃的菜，可是我和妈妈都吃得不快活啦！饭后，妈妈说：“今儿是二十四，再过两天就是阿莲和木匠李活埋的周年了，想弄些纸钱烧给他们。那样赤身露体的，去买件衣服穿穿也好。”



小宝宝，我想笑妈妈迷信，但真是奇怪呢，连我自己也迷信起来了。怎么好？

回到房里，一个人呆坐在藤椅上，本是怕想阿莲的，却偏偏想起她生前的情景来：记得阿莲初来伯母家的那年，一个初夏的清晨，我走到巷口闲游，看见阿莲正在井旁汲水，我走上前去，阿莲笑嘻嘻地喊着：“小姐，早呀！”“你也早呀！”我说。“太太起来了么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太太应该多睡睡，上了年纪的人。”“阿莲你还想起自己亲生的妈妈么？”我突然地问她。因为我知道阿莲的爹爹，本是大伯店里的伙计，因为好赌，亏空了大伯店里一百块钱，后来生意辞掉，无法偿还，才将他的女儿卖给大伯，以清旧账的。她的妈妈那时怎样舍得她呢？我怀疑了。“我的亲妈妈么？我十四岁的时候便死了，死了三年了！”说着，她的脸上充满了悲哀的神气。“我也想呢，要是你的妈妈还在，你的爹爹也许不会把你卖掉了。”“那也不一定罢，妈妈怕爹爹，怕得十分厉害啦！妈妈是给爹爹逼死的。”她的眼泪像珍珠般的从她的颊上滚下，落在水井边。盛满了清水的一对水桶儿，无力而沉默地摆在一旁。“逼死？怎么逼死的？”我问。她用手帕不住的揩着眼泪，停了一会，才说：“小姐，小姐，我告诉你罢。爹爹真坏！那年夏天，午饭过后，吃得醉凶凶的，忽然和妈妈冲突起来。小姐，你想，他们冲突什么呢？说来真也害羞！爹爹要妈妈和他一块儿到小河里去洗澡。小姐，你想，妈妈怎样肯在露天的小河里，脱得赤条条的去给人瞧呢？她就气愤愤地说：‘就打死了我也不肯！’爹爹恼了，果然拳捶脚踢地打起来，还把妈妈的裤子撕破，让妈妈的下身全露出来，然后把她推在门外，把大门紧紧地关上。我在屋里大



声号哭，爹爹也不理我。那天晚上，妈妈就在附近一个树林里，用绳子系在树枝上吊死了……”“这样的酒鬼，亏你还叫爹爹呢！”我听了，不禁愤恨地说。“爹爹不好，但总是爹爹呀！”她把眼泪一揩，挑起两桶水儿，说：“小姐，你看我的眼睛红不红？我要回去了。大妈现在大概已经起身，不回去又要挨骂了呀！……”……想到这里，我在朦胧的灯光底下，望着纱帐的后面，似乎隐约地有个黑影在颤动，呀，那是什么呢？我害怕，忍不住喊起来：

“妈妈，我怕！”

我便飞跑到妈妈房里来了。小宝宝呀，我今晚同妈妈一床睡了，你想不想？你妒忌不妒忌？

唉，我怕，小宝宝，你怕不怕？

你的 芸上 十二，二十四晚。



松萝山下

我爱的敏今：

秋风吹到园中，桂花也含笑地开了。今早我趁同学们未起以前，独坐园中桂花树下，替你缝织绣枕。我替你做的一对绣枕已经做好大半了，字是我自己织的，布是我自己缝的，一针针都经过我的手。我在枕上织了 Good Dream 两字，觉得愉快而且沉醉，唇儿也常常和枕儿的布接近。一天的晚上，我正在灯下做枕边，看着一条很长很长的布，渐渐渐渐的做短了，皱起一道均匀的折纹，一针紧贴一针的织在枕上。这时我便想：这正是我爱的敏今夜夜紧贴着的地方了。后来我上了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安睡，心魂都在浮云中飘荡。仿佛你的身体轻轻地落在我的身上，我觉得害羞，又轻轻的把你的身体推下去，你只是嬉笑顽皮的缠着我，把无限的接吻掩覆着我的嘴唇。我的心魂已经飘荡在浮云里了，让你紧紧的抱着我，任周身一阵阵的酸软，心房不停的狂跳。院外鸡鸣，我才知道自己还是只身孤眠，手儿紧紧的拥着空被。为了梦中的甜蜜，愈使我感觉眼前的荒凉和空虚。

下午课毕，便接到你的亲爱的来书了。你说到你和你的同学在中学时代的爱情，使我十分感动。想起我自己的地下的松萝旧侣，又不禁潸然流泪。

我爱，听我告你，在松萝女师时的一段情史。清翠而幽雅的松萝山，我已经五年不曾看见它那样美丽的风景



了。但我爱的玉兰的影子，像松萝山一般美丽的影子，——淡淡的双眉，清瘦的脸庞，肃静的态度，朴素的衣裳，却无时不在我的心里，梦里飘荡。呀！我爱的玉兰！秋草已经长满了你的坟上了罢？天寒地冷，枯骨凄凉，知否几年前你的同性恋人，正在含泪追述那过去的如梦如烟的情史？

谈起松萝女师，我爱，仿佛你是到过那里的，总应该知道：中国式的洋房，平列在低小的松萝山下，前面是莽莽平原，平原尽处是一带森林，苍松和石楠相接。我初进松萝女师的那年，因为学校经费，正在穷困罢，所以开学较晚。记得那正是秋风萧萧的时节，那里的石楠正盛开，淡花碧叶中挂了几片红叶，田坝上的野花乱草，黄色的松萝山，包藏在迷离恍惚的天空里，使人生出一种沉醉的情调。

那时陪我同去考试的是我的亲爱的爹爹。他同我入校以后，我看见比我大小的姊妹们，来往奔走，精神十分活泼。爹爹和校长是朋友，我们便直接到校长室里去，一个面目瘦削可怕的老年人迎了出来，这当然就是校长了，我对他鞠了一个躬，他便令人领我到校室里去应试，那里有几十个大小女子已在那里，我便坐在一个衣服朴素的女子的左面，她穿着灰色的土布衫裙，面目清丽，举止端庄，凝神静坐，眉头稍蹙。我想：她许是在想念她的妈妈罢？因为我自己的心中，也正苦想妈妈，所以不知不觉地以己度人了。投考的几十个女孩，同她比较起来，就仿佛几十朵红绿野花之中夹着一朵幽兰，我走近前去，同她通了姓名，才知道她叫作“李玉兰”！玉兰，真是人符其名，我心中暗暗佩服而且赞美了，后来榜发，落名者只有数名，我也侥幸考取了，而我所赞美的玉兰，竟名列第一！



玉兰从此成了我的同学。我们恰好又同住在一个寝室里，那个寝室里一共有四人，玉兰的床铺，和我相连，我们两人的枕儿，只隔着半尺般的远近。

我爱的敏今，你在街上看见走路的女学生们，大约多是规行矩步，举动端庄罢。但女学生在学校里，其吵闹喧哗，正不下于男学生。只要校课一完，大家便回到寝室里大声的嚷谈起来了。除了谈话以外，大家便是忙着吃东西，打开箱子来，花生呀，瓜子呀，饼干呀，水果呀；每逢星期到邻近的街上走走，总是大包小包的带了回来。

“那里是在这里读书呢？到这里来，大约就是谈话和吃东西罢。”我心中微笑而且恍然了。松萝女师同学有二百余人，这谈话和吃东西的风气，可算全校一致罢，我们同班的朋友，因为有些是来自田间，所以在喧哗与饕餮两方面，也正同功课一般，程度不能与别班的同学比拟。

然而风气终于跟着时间兴盛起来了。一到星期，大家都约着上街买东西去，我离家较近，所以每逢星期便回家。妈妈说：“学校里可带东西去吃吗？好的，火腿，鸭子，麻糖，蜜枣，家里有的，多带些去！”在同班里，我忽然成为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人了，这因为我有丰富的食品的缘故。

我的床前从此成了宴会席，一到下课，便大家团团的聚起来，目的自然是聚餐和闲谈。

但是玉兰，离我床前咫尺的玉兰呀，她平常是沉默寡言的，所以总不肯轻易加入我们的聚会，她课余只是一个人呆呆的躺在床上，看书消遣。

有时我说：“玉兰，来坐坐吧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躺躺好。”

有时我又说：“玉兰，来吃些东西吧。”



“谢谢你，我不饿。”

从此议论纷纭了：也有说玉兰是故意鸣高的，也有说玉兰心中有伤心事的，也有说玉兰脾气孤僻的，于是有嘴尖心刻的人，便替玉兰取了一个“孤魂野鬼”的绰号。

我对于玉兰，却还是十分尊敬，对于她的学问和人格。

一天的晚上，我独自先进寝室。瞥眼瞧见玉兰躺在床上，脸庞朝里，似乎正在拭泪。同房的两位同学，多未上楼，我便走近她的床前，对她说：“玉兰！好好的，为什么哭？”说着，我便双手围着她的身子，把她扶了起来。

“人家说我是‘孤魂野鬼’，我的确是‘孤魂野鬼’！”她抽抽噎噎地说。

“那是无聊人的闲话呀，理她什么？也值得哭？”

“我是哭我的爹爹和妈妈，”她越发呜咽得不成声了。

“原来伯父伯母都不在了！”我也忍不住伤心，但是还柔和地劝她说，“不要哭了！哭坏了身子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不过自己吃苦罢了！”

从那晚以后，我对于玉兰，在尊敬的心里，更加上一层浓厚的同情了。世界上没有爹妈的人是最可怜的！命运真是冷酷不堪的怪物，它对于可怜的弱女子也丝毫不肯宽恕。

玉兰的爹妈都没有了，现在读书，是谁供给她呢？她家中有什么兄弟姊妹没有？她有什么很好的亲戚？这些浮泛的问题，像毒蛇一般的缠着我的心了，我总想找个机会问问她。

玉兰的座位是在前面，白天上课的时候，我和她隔得太远了，而且教室里聚着那么多的人，我们怎样可以密谈呢？于是我所希望的仅有的谈话机会，却在课余无事的下



午或晚上。

然而，一到课余，好吃的同学又都蚂蚁一般的缠着我了。玉兰见同学们围困着我的时节，她总远远远远地走开了，脸上更显出冷淡的神气。

我开始厌恶同学们的烦扰了。

在就寝以后，我常听见玉兰辗转反侧的声音，她每晚睡着的时间总是很迟。我有时喊她：“玉兰，还没睡着么？”

“没有，你呢？”

我当然过了不久便鼾鼾地到梦乡去了，至于玉兰每晚何时睡着，也许只有黑暗的夜神和她的冷静的床榻知道她。

一个初冬的早上，我因为给檐前吱吱喳喳的鸽子们喊醒了，便披衣起床，那时玉兰正在梳洗。

她忽然嫣然一笑，指指房内的同学胡婉、张秀的床上，低声说：“你瞧瞧！”

玉兰的脸上是不容易见着笑容的，现在有什么事使她开心呢？哦，哦，我发见秘密了，顺眼望去，那两张床上，有一张床上是空着没有人，而旁的一张床上，就有两个头儿，并在一起。

我了解而且微笑了。

她说：“淑琴，我们到校园里去走走罢。”

“好，”我说，略挽了挽我的头发，便偕她一同下楼，穿过静悄悄的教室，从回廊走到校园里。

校园里的树木黄叶快要凋尽了。在寒风里颤抖着她们的身子。花坛上也没有什么鲜花，只有几丛残枝断茎还存留着。天色是苍白的，憔悴如同病人的脸。

我握着玉兰的手，坐在小亭内。

寒风吹起地上的枯叶，在小亭的四围跳舞。



我说：“冷吗？玉兰！”我摸摸她的身上，棉袄是很薄的。

“不冷，”她说。

积在心里的关于玉兰身世的问题，霎时间都涌到我的口中来了。

我说：“玉兰，年假回家么？”

“回家。”

“府上如今谁管理家政呢？”

“伯伯。”她说，带了不快乐的声气。停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年假回家，也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再来了？”

“为什么不来呢？我是很希望你来的。况且读书不继续下去，未免可惜。”

“自己谁不愿意读书呢？顽固的伯伯不肯哪！伯伯来信说：‘来了三个月，用了四十元了！下学期还是不读书了罢。你想还有继续读书的机会么？’

“花四十元吗？呵，你真省！我做衣服还是家里担任，学膳费也不在内，已经花了一百五十元！”

“那是你家里有钱哪！又有你的爹妈心疼你。我家里，唉，哪里没钱，只恨我的爹妈死得太早了，现在有钱也不许我用了。”

“有钱，伯伯为什么不许你用？”我的孩提的心中生了疑问了，其实在经过事故的人们看来，当然正是愚问。

“伯伯要用呀！伯伯有三个儿子，大的是不做事，在家里坐着吃。老二老三都在都城中学，每年要用一千多块钱。伯伯自己还要抽大烟……”

“讨厌的伯伯，狠心的伯伯！”我破口骂出了，又觉得自己未免孟浪。

膳室里的钟声悠扬地传来，已是早餐时候了，我便握



着玉兰的手，说：“我们回去早餐罢。”

玉兰对我，从此更加亲热了，但她在众人之前，她总保持她的冷静孤傲的态度。我却渐渐不避嫌疑起来了，课余常常携着她的手儿走着。

她说：“淑琴，你这样亲近我，旁人一定十分妒忌，于你是有害的。”

“管什么呢？我觉得除你以外，旁人都是十分讨厌的。”

“那样，旁人得不着你的东西吃，更要恨我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她们哪里真同我好，也不过贪图我的东西吃，我不给她们东西吃，她们自然不肯来亲近我了。”

我已经死心塌地为了玉兰而牺牲一切浮泛的交情了，我的床前从此也日渐冷落，每逢我和玉兰携手走着的时节，我总觉得同学们是在旁边讥笑我们，议论我们，或者毁谤我们。

一天的晚上，我忽然醒来了，明月在窗上照着，静悄悄的寝室里，微闻玉兰正在转侧之声，我便轻轻的喊着：“玉兰。”“淑琴，”她答。“你醒来了？”“是的。”这时我的荒凉的心中，忽然起了一种神秘的希望了，我便谎着说：“玉兰，我怕，到你的床上来睡。”“好的，你来罢。”我便一溜身跑到玉兰的床上去，她摸摸我的身上说：“你冷吗？”“不冷，”我说，我的头已经靠着玉兰的头，我的身体也已经紧紧地贴着玉兰的身体了。她的清瘦的肢体，映在月光里好像银针般的微白颜色。“她们两个每晚这样的，”她说，手指指胡婉和张秀的床。“哦，我因为睡着得早，起来得迟，所以只瞧见一次。”她的手摸着我的下身了，她笑着说：“喂，你怎样把裤子脱了？”我也忍不住笑



了，说：“脱着睡，卫生些，我要脱下你的裤子。”“干吗？不要吵，好好儿躺着。”说着，她便拉紧我的手。“我又不是男子，你还怕羞吗？”“脱了干什么？”她已经松下我的手了，我便把她的裤子扯了下来。“我要摸，”我说，我便伸手乱摸，正在难分难解，百般颠狂的时节，我忽然感觉玉兰的眼泪淌到我的脸上来了。我以为玉兰是在恼我，哀求地说：“玉兰，不要那样，我不闹了。”“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在恨我的万恶的伯伯的儿子！”“为什么呢？”我一连问了几声，玉兰总不理我。我说：“好姊姊，你告诉我罢，不说，我也要哭了。”我便在枕上呜咽起来。“我告诉你，但是你不要告诉人。”她说，停了一会，她把被儿盖着我和她的头，细声地说：“我因为你的胡闹，想起我的万恶的哥哥，其实，算得什么哥哥。”“是那个伯伯的儿子吗？”我问。“是的。他中学毕业，也不做事，整天在家胡混。他常常说鬼话给我听，我却总不理他。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家里旁人都静悄悄地睡了，我一个人走到楼台上去望月。冷不防那讨厌的鬼也闹上来了，他吃得醉凶凶，靠近我的身前，说：‘妹妹，好雅兴，看月哪！’说着，便拉着我的手。我说：‘大哥，不要拉拉扯扯的。’‘有什么要紧呢？这里又没有人！’他把我一抱，我的脚便离了地，他的酒气冲人的嘴唇便紧紧地贴在我的嘴唇上，舌头也不住的要伸进来。”“让它伸进来了么？”我急了，插口问。“没有，我把嘴唇紧紧闭着。他把手一松，我的脚仍旧落地。他便伸手摸我的胸部，我把他的手紧紧握着，他的力气大，我支持不住，他的手已经伸进我的怀里了。以后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。我更急了，用被角擦干她的眼泪，说：“以后怎样呢？不要哭，说呀！”“以后，以后，他说：‘好妹妹，你可怜我一刻吧。’



说着，他顺手把我一歪，我便两脚朝天地躺在楼台上，他也躺下身子来，要扯去我的裙子，我一面哭，一面出死命的挣扎着，正在危急万分的时节，忽然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，我说：“人来了，快放手！”他便一溜烟地跑去了……”说完，她的眼泪又不住地滚下来，湿遍了我的脸颊。我恨恨地骂：“猪狗不如的东西！但是，玉兰，以后还遇见这样的事么？”“没有，以后我十分小心，晚上也叫了一个丫头陪伴，所以他没有机会了。但他对于我，总时常挤眉弄眼的。我又不敢告诉人，这样丑事，怎样可以说出来呢？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你。”停了一刻，她又说：“淑琴，这样的家，叫我如何敢回去？”我翻了一翻身子，把她抱着说：“玉兰，你将来到我家里去住。”“你的家究竟是你的家呀！”她说。“不，我想我的妈妈一定欢喜你的。”我说。

那晚我们俩儿再也睡不着了，天刚微明，她便推推我说：“起来过去睡罢。”“怕人瞧见么？”我笑着，赶快跑回我的床上了。

从此一连几天，每晚在人们未睡以前，我们俩儿是各人睡在各人床上的。一等到人们都睡静了，灯光也已经全熄，我们又在一个床上睡着了。在天明以前，我们又分了开来。后来渐渐胆大了，简直也不瞒着人了，一上床就睡在一起，到摇了起身铃才两人一同起床。

到了星期日，我也懒得回家了，只是紧紧地抱着玉兰，睡一晚一天，不吃饭也不起床，最奇怪的是一点不饿也不疲倦。我们每次洗澡总在一个盆里，冷了，两个人抱着打颤。

我一连三星期没有回家，妈妈焦急起来了。因为那时



爹爹到县城里玩去了，妈妈一个人在家，更觉十分寂寞。于是十一月上旬的一个星期日，她便派了老妈，带了些吃的东西到校中来。可巧我因为肚里饿了，先往饭厅吃饭去了，她来找我，人家说我在饭厅中吃饭，她只是不信，要人领着到饭厅里来，她一见我，脱口的说道：“哎呀！我的小姐！你怎样一个人到这里来吃饭，不怕狗子打架吓了吗？”她瞧了瞧我的桌上的饭菜，说：“小姐，怎么用这样大的碗吃饭啦！这样的菜蔬也吃得下吗？小姐到了学校里，真真是换了一个人了。妈呀！小姐，你的脸为什么晒得这样黑？”说着，她瞧着我的脸只是笑。后来我带她到寝室里去，我介绍玉兰见她，说这是我的好朋友。叫她回去告诉妈妈，下星期日我和玉兰一同回家玩一天。她瞧了一瞧玉兰上下，说：“好模样的小姐！只是太瘦了些！同我们小姐倒是一对，可惜一般是小姐，哈，哈，哈！”“别多嘴！没有事，早些走罢！”我说。

到了下星期日，玉兰果然和我一同到我的家里去了。我的妈妈十分欢喜。她照我平常喜欢吃的，点了几样菜，吩咐厨子去弄。妈妈对玉兰说：“因为你初次到我的家里来，我不知道你欢喜吃什么。你们俩这样要好，大约口味也相仿佛吧。”说着，妈妈只是笑。后来玉兰吃了也说十分适口。妈妈说她客气，然而我知道那是她的真话，因为她的口味的确是和我相合的。

那天的天气很好，午餐后，我和玉兰携着手儿到村中近处去散步，经过清澈的小溪旁，站在田坝上，望着荒凉而清淡的旷野：远处的竹林茅舍，荒冢孤亭，平列在黄色的土山下；山上白云，正展开她的裙裾，趁着微热的阳光，斜倚笑脸，媚视这冷静的人间。西风清凉地吹着她头上的细长发丝，时时拂过我的颈旁，使人生出一种奇痒而



愉快的情感。在阳光底下斜望她白嫩的脸颊，红艳得正同抹上了胭脂。四顾无人，我颇觉情不自禁，突然的吻了一吻她的美丽的娇脸，说：“好玉兰，你欢喜我们的村中野景吗？”她把双手腰带似的围着我，说：“我欢喜，——我欢喜永远地同你吻着，在这荒凉的田坝上，在那清澈的小溪旁，在远处的土山上，在飘渺的白云下，在荒冢上，在竹林中，在茅舍里。”说完，她松开手儿东西乱指。我说：“好！你快离开那样的家庭，来这里和我一起！”“只怕是不能长久！待你出嫁，我更同谁住在这里！”“不，我决不嫁——不嫁旁人只嫁你！”我笑着说。“痴丫头，只怕你的爹妈决不会允许你。女人如何嫁给女人？”她说，我也不禁恍然。停了一刻，我又说：“今年寒假你不要回家，到我们这里来看雪景。”“不，”她说，“假如明年还进学校，一定到你家里过一个清闲的暑假。”“好，玉兰，你千万不要失信！”

太阳不肯为我们的快游而多停一刻，转眼便要西归，天边便显出红色的光芒，炊烟四起，暮鸦乱飞。我说：“太阳没有多时的快乐，不久便要回去了。”“我们趁着太阳未走先回罢。”说着，我们便携手回家，辞别妈妈，妈妈已经替我们备好了许多食品。她对玉兰说：“我欢喜你，希望你以后常同淑琴来家玩玩。你们俩儿当真像一对姊妹！”

寒假快近了，同学们都忙着预备功课。

玉兰说：“你晚上不许来吵我了！晚上来吵，第二天总是不能起早。要考了，规矩一些罢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假装答应了，心里只是好笑。晚上在自己床上睡了一会，又跑到她的床上去了。她还没有睡着，用